



雏鹰文库

CHUYING WENKU

学生成长百卷读本

18

校园新故事

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雄鹰文库——学生成长百卷读本⑱

心 雨

红 丹 编著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目 录

心雨.....	(1)
醒悟	(21)
我的 30 天.....	(28)
落叶	(47)
雨缘	(68)

心 雨

元坐在课堂里，手中拿着高三政治书，大脑却在飞速地运转：5分钟后下课，马上去洗脸，搽面膏，让光帮忙收拾书包，然后边下楼边梳头，骑车赶奔交道口，路上吸一支烟，买一包香口胶。一切必须在3点40分以前完成。

讲台上的燕正在起劲地发问，元跟着大家心不在焉地答着，心里一直在想着爽儿。的确，爽儿与以往任何一个女孩不同的就是让元每一念及就怦然心动。元在高二时，曾迷恋过兰，但和许多男孩子一样，只知在心底呵护，并为兰某天望自己一眼而欢喜或有次兰提及别的男孩而烦恼。情窦初开的小男生们通常都为此凋谢了不少不更事的花朵。

“铃——”下课铃声甫起，元和其他同学一样，猛然耸肩清醒过来，随即又懒洋洋地将身子顺着椅背滑低，以表示对老师拖堂的不满。“回家系统复习一到五章，明天做一个练习。”燕的结束语一贯如此。元急匆匆跑出去，疾行直奔车库。“元。”燕在楼梯中段喊住了元，仰脸半认真、半开玩笑地问道：“又上哪儿玩去呀？”“不不，回家复习。”元诚惶诚恐地答道。“是吗？”燕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又不忘表露出玩笑的口吻。元急奔下楼，甩下一句“老师再见”。

元到了座落于交道口附近的家中，匆匆换了一件白

衬衣，再裹上外衣以抵挡春寒。窗外的天更阴了，开始下起了小雨，零星的雨点无助地落下，像不经觉间滑下的泪斑。上一次她就是冒雨来的吧！念及爽儿，元的心里一热，仿佛身上也瞬间发了光，元搬了张椅子在窗前，在录音机里放上一盘盒带，坐下来，凝望着淡灰色的天空。天好像真的很空，只是单调的灰色，使人怀疑是否日月星云真的在里面。“高中生活”只有四个字，看似也如这天一般空洞，其实大有乐趣，只是要凭人的体会程度决定内容的繁简。许多高中学生并不觉得学校有何诱人之处，但离开后，却又懊悔当初不懂体会，不懂珍惜。“如果让我再做一次，一定会很好”，“要是能重来一次，我决不……”类似的话常能听到。不过在这种时候，通常却已无可挽回了，即使有很虔诚的悔意。尽管总有老师、家长、朋友提醒，可许多人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才会明白什么叫做“悔之晚矣”。元也曾是如此，但他经过了太多的往事，总算懂得了珍惜现在。

对握在手中的东西视而不见，一味追求“水中花，镜中月”，一旦得到又轻如敝屣，直到有一天惊觉双手空空时，才懂得回头去追。人岂非通常如此？可惜很多东西不单买不到，就是用尽毕生之力也难以挽回。比如：机会、时间、健康、感情……所以元珍惜现在的每一刻和掌握在手的每一件东西，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如此。

爽儿还没到。元按捺不住，跑出大门望着街口。爽儿是一个职业高中高二的学生，要参加7月2日在工体举

行的庆香港回归大型演出，常常排练，所以未必会准时赴约。元笑自己太紧张，只不过晚了十分钟就如此着急，像个孩子。于是踱回屋内，重新坐下，两手叠在胸前，半仰着看天。这时，耳边传来张信哲悠扬的歌声：“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，看着明天，告诉我你不会紧张，跟着我，海角和天涯……”

慢慢地，天空被元当作一个画板，用眼神勾勒着爽的轮廓。爽留着短发，后面是很有时代风格的遮颈发梢，元常笑她像符宾。笑归笑，元每次凑近她的发际，都能嗅出当天爽用的是什么洗发水和面膏，使得爽一脸惊讶的表情。在她一双不大的眼睛里，嵌着两颗深池般深邃的瞳仁，衬上仿佛会说话的、柔柔长长的睫毛，屡次让元有甘愿淹死在里面的冲动。爽长着小巧玲珑的耳鼻口，恰到好处地分布在瓜子脸上，下巴略尖，时时上扬，显示着主人的矜持。修长的身材，细长的小腿（元以为这样的女子很匀称），轻易就能握于手中的掌腕柔若无骨，她的手掌比元小（元的手就很小），但手指比元长二厘米多，元常握着纤纤素指与爽比谁手长，虽然明知爽一定是赢家，但二人乐此不疲。她拥有端平的双肩，爱穿黑色或白色的牛仔褲，两三厘米厚底的鞋。好像还差些什么，噢，是眉，那两道黑而浓且长的眉，眉尾细得像工笔画上的叶筋，仿似两柄秀挺的刀。

不知不觉，盒带已第三次转出了张信哲的声音：“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，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，你的

宽容，还有我温柔的包容，没有泪的夜晚，是天堂。”

傍晚的寒意扩散开来，也感染了元的心，而爽没有来。元沮丧地离开属于自己的小屋，回到一公里外自己的家。元的父母像以往接待元的欢喜一样，接待了他的沉默。

这也许就是早恋，诗人说这是一枚初尝微甜、继而酸涩的青果，通常只会落个夭折的下场。殊不知，不经过稚嫩便不会有成熟，没尝过辛酸怎么能懂得甘甜。在许多对教育事业一片热心的人调查、探讨、批判早恋这种现象时，从书、报、音像、影视乃至生活中吸收了太多“爱情文化”的少男少女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和实践。在感情这片大部分空白的处女地上，演绎出一幕幕交织着欢喜、悲伤、寂寞、甜蜜、悔恨、心痛、纯洁、真挚、虚伪、幼稚的话剧。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个“社会问题”，在莘莘学子中间，悄然运行着鲜花礼品、甜言蜜语、斑斑泪痕以及许多本不该在这个年龄承受的身心压力。元耳闻目睹的这类事件早已不下百余起，涉及的每个故事都是一本书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无所谓，而对于当事人来说或是刻骨铭心，或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或如过往云烟，或者如春梦了无痕。

家长、老师、教育工作者、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……形形色色的人对早恋有千百种看法，问题是当事人尚且困惑于此，又有谁能找到正确答案呢？比如问：宇宙来自何处？有人可以洋洋洒洒地提出各种假设，同样有人只反问一句：“谁知道呢？”更有人不去想如何回答。一个难题通

常会有无数种答案，人们的选择各不相同。对于“怎样对待早恋”这个难题，元的选择就是不去想。就像他喜欢简单真实的东西一样，选择最简单的做法可以少些劳累。

晚饭后，元在家人交谈之际，拨通了爽家的电话。“喂。”爽接的电话。以往两人总要聊上几十分钟，甚至几个小时，虽然过后谁也不记得讲了或听了什么，但心里却甜甜的。而今天则只平平淡淡讲了几句，就以爽一句“我累了”宣告结束——元听到后，猛然地挂断了电话，这是尚显稚嫩的小男生共有的通病。随后，元又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鲁，于是向父母告别，以独宿复习功课为名，直奔“爱的小屋”——这是因元与爽常相聚于此而得名的。

元在距小屋不远的公用电话处，再次拨通了爽的电话，“对不起。”元首先道歉，“我太在乎你，所以着急了，太野蛮，真的很抱歉。”“哼。”话筒另一端传来爽儿不屑的声音，“都几回了？！摔我电话有你什么好处呀？”“不了，不了。下次决不会了。”元急急地表态，但爽仍不依不饶地追问：“下一次再犯怎么办？”元顾不得拭汗，忙不迭地赌咒发誓求饶保证，博得爽儿转嗔为喜的一笑后，方才有余暇喘口长气。两人甜甜地说了许多腻得像蜜浆一般的情话。不知不觉间，下起了雷阵雨。元意犹未尽，问道：“你这个星期能不能见见我？”爽想了想，答道：“下星期吧。”“哇，太久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第二次模拟考试前一定见我啊。”“这次考试你要考到475分，否则以后不见你。”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元猛然想起，“一模”自己只考了425分，

那时爽就劝他说高考后两人再继续来往，元极力反对，因为爽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现在又冒出了这回事，元苦着脸道：“太高了吧？！450分好不好？”一番讨价还价后，由于爽儿的坚持，以465分成交。元叮嘱爽儿：“下星期三，六月四号，晚上来见我，别忘了。我要收钱了。”“你有什么话没说吧？”爽儿撒着娇。于是元按惯例用中文、英文、俄文对爽儿说：“我爱你”，然后道了晚安。爽儿满意地隔着话筒吻了一下元，说道：“有没有带雨伞？快跑回去，小心着凉。Bye—Bye。”元如蒙大赦般挂断了电话。收费老者对此早已司空见惯，毫无语气地道：“一共四十分钟。”元如以往一样，放下一张整钱，边转身边道：“不用找了。”

回到房中，元自手提袋中取出一本本教材和大叠习题。语文卷子不做也罢，孔老夫子都不会傻到和一堆语法较劲，何况我一个儒子后生；英语内容太多，少看一天也无所谓，毛主席他老人家博览群书，会见尼克松时不照样要翻译陪同；数学虽然深奥，但我已领会要旨，练习题费心费力，不如明早抄来简捷；历史？本人强项，老师都说学历史不能一味死背，还是在梦里融汇贯通的好；政治吗，明天考试！想到此处，元不禁低低骂了句粗话，反正不是正式考试，“请你不必太在意，洒脱一些过得好”，于是元又把桌上零乱的书本塞回袋中，爬在床上，心安理得的睡去。

说起来，偷机取巧的本质是懒惰，而表现则花样百出、“琳琅满目”。比如考试前到别班找一份正确的答案，

考场上装模作样一番，寻找机会，偷看答案，大笔挥处如行云流水，一蹴而就，且故意写错几道难题，便可顺利过关。至于作业，只要名字不照搬，其余“照方抓药”，最好同时有两份以上“成品”一起“借鉴”，改头换面之后也算完成。这些学生的长期弊病，“品种繁多”，技艺纯熟者可做得“天衣无缝”。从初中到高中，少数学生历经“磨炼”，早已通晓各种手法，去粗取精，反璞归真，实可谓“炉火纯青”，令观者瞠目结舌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由于这些学生并没有太大的压力，即使被擒获，只要情节不是极其严重，校方通常本着批评教育的原则轻松了事。现在的学生对于挨批、点名、请家长、写检查见惯不惊，既然没有“一命呜呼”的危险，尝了一次禁果的“甘甜”后，索性屡次身入险境，反正现代交通发达，“悬崖勒马”不过是一句后话罢了。

校方也自有难处。不谙世事的孩子犯错，总不能记过留级开除吧。除去极个别确有隐情，且甘心“伏法”的，面对一大群“知法犯法”，又对真理置若罔闻的大小孩童，谆谆教导，循循善诱如同鬼子进山清剿八路，做无用功不说，自己还搭上若干时间心力，毕竟“越轨”的诱惑远远大于“危险系数”，稚嫩的心灵很难独自与之相抗衡。于是，老师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：不管，是误人子弟，违背教师的天职；要管，又没有恰当的方法，无计可施。现在的孩子顶着独生子女的光环，有家长的百般呵护，别说责打体罚，就是言辞激烈也会被家长认为是伤害了孩子的自

尊心，甚或侵犯人权。为此找老师评理打架的比比皆是，直接闹上法庭的也时有耳闻。元就不明白，为什么美、韩、日等国青少年在许多生活领域都强于中国同龄人，我们这一代在日常生活和各种夏令营竞赛中总是缺乏毅力，笨手笨脚，莫非将来指着高分低能的“人才”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梁吗？元碰到这种看来什么都是正确答案又什么都不是的难题，一向懒得去想。不过各届人士可没闲着，大家都在关注教育问题，但所提各种合理化建议都以各种为孩子百般着想的“框框”为前提，所以往往是提出思想理论时满堂喝彩，付诸实践时“一败涂地”。——这一点倒与中国足球有异曲同工之“妙”。

其实不论从何种学术角度出发，从何等深度切入，必须触及根本，打消重重顾虑，彻底改变人的心理观念。倒不是说非得学日本，抡孩子老大一个耳光，还要让孩子站得笔直大喊“哈伊”，但严厉的惩罚制度是必要的。对孩子严格些其实大大有益其成长，诸多家长也心知肚明，不过做起来就是口不对心了。人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论述着长篇大道理，但多数人只限于明白，行动起来就变成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了，元也通常如此。很多简单的道理，比如“持之以恒”、“珍惜时间”人人会说，真能够做到的为数不多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许多人的通病。

此后，元每天睡前一定要读一番功课。当他心生放弃的念头时，便会提醒自己：我不能让父母失望，这更是为了爽儿，我要她幸福。如此，便会产生动力，继续笔耕下

去。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被元盼到了六月四日的晚上。元早早吃过饭，匆匆蹬车赶到小屋，梳头洗脸，再嚼上一块“绿箭”，坐在床边静待爽儿的到来。元很想吸烟，但为了爽儿，他已开始逐渐控制每日的吸烟量，并多日没沾酒液了。回想从前，元常常放纵，吸烟饮酒骑飞车追女生，用粗哑的嗓音在教室或在夜晚的街道上吼歌、学跳舞、学“码架”，夜不归宿，还曾有过喝醉酒吐在课堂上的记录。很多学生尽管程度上不如元之深，但这些事也是家常便饭。其实这种事情不仅不是一个学生该做的，简直就不该是人做的。幸好在荒唐的日子里，元结识了许多真正的朋友，包括长他八、九岁的“哥哥姐姐嫂嫂……”，教他懂了许多，从而幸运地开始厌倦这种生活，并且开始努力做一个平凡人。在与爽撞出千百个生命火花之后，更决心摆脱从前的一切，去做一个平凡人其实是元的理想。平凡人是正常人，但不平庸；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应做的事；不追名逐利，只求身边的人快乐平安；虽然不是十全十美，但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使他们更加生动可爱。人们说甘于平凡难，而真正做到平凡的更难，元慨叹。

元站起身，无目的地踱了几步，停下来看看镜中的自己：梳得整齐的头发，身材瘦削，并不很高，但合身的牛仔褲衬出下肢的修长；很文静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眼镜，镜框从最早的金色到后来的紫底黑花再换成现在的黑色，显示着他人生观念从炫耀到嬉皮到真实自然的转变。元不

禁想：我在爽儿眼里漂不漂亮？或许……

正在此时，爽儿自屋外踏进，银铃落到玉盘中一般的笑声立刻夺去了元的魂魄。元拥住爽儿，鼻端嗅到了茉莉香水味，“我好想你。”元柔声道，爽仰起脸戏弄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“哈。”元轻笑，“又胖了。”“胡说。”爽举手便打……

一阵嬉闹后，元点着爽的鼻子问：“你爱不爱我？”爽歪过头道：“人家不是早说过觉得别扭，说出口吗？”“那那么好，”元换了方式，继续问：“你是我最爱的，那我呢？是不是你最爱的人？”“是。”爽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发出的声响，随即脸红了许多，元大喜，眼望着这株人面桃花，灯下的爽儿的眼波像一泓纯纯的酒，看来十分诱人……

第二次模拟考试，元恰好考了465分。

此后的十几天，元每天上午有课，下午便回家复习。偏巧爽儿隔天就参加一次排练，每次从下午到晚上，第二天上午休息。所以元只见过她两面，幸而元在课间时可以打电话给她，总算过得平安。

在这段时间，元觉得自己状态颇佳，就连一向厌烦的英语课也上得津津有味。此时的老师们已不再为了某个学生的一点小错而喋喋不休了，他们和颜悦色地讲些应试技巧，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，为学生鼓舞斗志，增强信心。曾在课上对元大吼过的数学老师反复重申着“寸土必争”、“主攻小题”的“作战”方针。历史老师也一反常态，不再痛心疾首地呼吁大家多背书，而是笑说全班同学掌握得都不错，一扫众心中技不如人的恐慌。语文老师则拿出

“会到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态，以“老牌”特级教师的阅历笑谈高考，戏称它为在坐诸“张飞”面前的“小豆芽”。旁征博引说古论今，博得满堂喝彩，豪气如云，众志成城，一夫当关，纷纷振臂高呼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，“驾长车踏破”高考五“关”……平生第一次觉得上课时间如此短暂，铃声响起，尚未尽兴。

元和煜、涛、尊、光等死党走向校门，最后一次课间聚众吸烟。“抽烟去是不是？”一向和学生开玩笑惯了的老师问道。众人所答非所问地道了声“老师好”，大摇大摆地出了校门。元跑到公用电话处，急急拨号，叫醒了正睡得昏天黑地的爽儿，匆匆说了几句话，要爽儿好好休息，保证自己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挂断前不忘索得一个甜吻。然后直到校墙拐角处接过光递来的香烟，和他们一起谈起往事，讲到就在这里合力擒获一伙抢劫小同学的外校学生时，众人拍掌大笑。随后，把烟蒂弹上天，一路高歌着大步返回。

接下来的英语课上，元精神愉快，而以往温文而雅的老师也妙语连珠，散发着轻松的气氛。“语文考试看你们平时的底子。这几天多背些政治、历史，这两科通常得用临阵磨的‘枪’。数学最可恶，头晕脑胀地算了几个数，最后只得一个简单的结果，到这里你不但不用生气，反而觉着踏实，因为八成你做对了。”在一片深有同感的笑声中，老师继续道：“英语是个慢功夫活儿，平常积累最重要，现在让你们看太多，想来也不会有人去看，就只把语法重点

看看吧。高考也无非是这些点，只不过挖几个小陷阱等着你。咱们同学也实诚，有坑就跳，来者不拒。大家小心点儿，别好容易再见一个自己背过的就往上写，仔细琢磨一下。”

到了班主任的课，燕反复叮嘱了考前的准备事项后，真诚地说道：“在考试时，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找我帮忙，只管开口；我也希望考试后，你们需要解决的任何问题，都愿意对我说。最后，祝大家考出好成绩。”以往，这些老师口中的“套话”只会引起高中生们的嗤之以鼻，但今天每个人眼里都写着“真诚”。“谢谢老师”，“祝老师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”，“祝老师快乐”……参差不齐地应答声换来了燕脸上的一笑，元从未见过如此灿烂的笑容。刹那，元居然有了一个从前以为荒谬，现在却真实得可以触摸的念头：我想留在这个瞬间，或者再回到高一，重来一次。

公元1997年7月4日，距高考还有三天，元站在爽儿所在的学校门外已经一个小时了，自从十几天前至今，元没有见过爽儿，几次约会都是元傻傻等待。每次通电话，元都百般劝说乃至苦苦哀求，电话另一端总是传来爽儿半是烦恼半是幽怨的声音：“我心里好乱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给我很大压力？你把我看得太重了。”元只好连声道对不起，保证自己以学习为重，然后挂断，至于索吻被拒之类事情，更不必提。元深知自己极想在高考前见爽一面——这本是人之常情。洋和纳是班上被校方屡禁不止的一对“铁杆恋人”，考前的一段，两人常互补课，洋更是拜

托坐在纳身边的兄弟们，一遇纳困极打盹，立即将她唤醒，以免耽误听讲。就连元的挚友光和洁，也在周末借元的小屋共同复习。元从初中起，也“动过”几次感情，那时只把这种东西当作一种学生间的时尚，并没有太过认真。这次连元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感受，不同于少年时的心情，只觉自己在为爽儿活，莫非是自己真的爱上她了？是的，元承认自己从未对一个女孩如此心动，这一次，是真的了，所以元用一整晚的时间，写下一封长信，信里面有一个承诺，包括爱情、事业、生活，是一个让元反复考虑后决定全身心投入的承诺。现在元站在街边，手里握着一份从重如千钧逐渐变轻的承诺。约定的时间已过了八、九十分钟，早在半小时前，元就已经知道爽儿不会来了。他只是茫茫地站立着，看着街心一辆辆车穿梭而过。许久，元机械地把信塞回口袋，缓缓上了车，那份真真切切的承诺粉碎了，只留下一具空白躯壳，就像元。

晚上，华和明借助元的小屋，轮番劝慰，元仍整夜未眠。

翌日清晨，元在好友的祝福下，独自走出小屋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拨通了爽儿的电话。

“喂？”话筒中传出爽儿的声音。“是我，”元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有事儿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只想见见你。”

“考完试再说，好吗？”

“爸、妈上班去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么我去找你或者你来找我。”

“不，考完试再说，好吗？我求你了。”

“你一向不求人的。”

.....

一阵沉默后，元换了种温柔些的语调说：“我不知说个多少遍，考试不见你，我的心很乱。我想你，想见你，你明不明白？让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真要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”

“快考试了，我的时间不多，只想听真话，越真越好。”

“本来想考试后对你说，不过我不想瞒你，你觉得我们俩个合适吗？我是说，我还没有定型，现在和以后找男朋友都不会是什么长久的选择。你是不是怀疑我另有新朋友？现在没有，只是觉得不合适。”

“我也很少想什么天长地久，该走的终归会走，但既没到时候，为什么要等它来呢？”

“我好累，和你在一起我开始觉得累了，你懂吗？”

“是我对你不够好吗？”

“不。我从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，有什么都对我说，什么都为我做，为我想。可是，可是你对我太好了！你明不明白！”爽儿略显激动。“这就是理由？”

“你会遇见更好的。以后你上了大学就什么都不一样了。专心考试去，好吗？”爽儿恢复了温柔的语调。